

应用语言学演讲集

YINGYONG YUYANXUE YANJIANGJI

于根元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应用语言学演讲集

YINGYONG YUYANXUE YANJIANGJI

于根元 著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应用语言学演讲集 / 于根元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 - 7 - 100 - 09360 - 6

I. ①应… II. ①于… III. ①应用语言学—文集
IV. ①H0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087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应用语言学演讲集

于根元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市 艺 辉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09360 - 6

2014年1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1/2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我和应用语言学研究(代前言)	1
大聪明——语言学者的基本素质	15
关于“以学术引导学术”	25
跟中学语文老师谈谈培养中学生语言能力的 问题	35
关于语言机制的若干假设	51
给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的几点建议	62
学习和研究应用语言学历史的意义和方法	87
关于“语言问题驱动”	104
语言交际的攀升效应	128
程度和类型	143
语言的要素及其关系是很丰富的	160
说“大语言”	170
谈谈关于读书的几个问题	187
《应用语言学概论》的编写和使用	198
写博客的几点建议	208
后记	224

我和应用语言学研究(代前言)

2009年暑假,我想以后给我们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应用语言学的历史及理论方向的博士生上课说点新东西,在整理《应用语言学演讲集》。快整理完的时候,黎千驹先生来信,说他要编一个集子《当代语言学知名学者论治学》,要我写一篇稿子,还给我出好了现在这个题目。集子主要是谈治学的,目的是多方面的,我看中了其中“资料”这一点,就答应了。答应还有一个想法,以后我的《应用语言学演讲集》出版,这一篇或许可以作为“代前言”。

答应在前,考虑写在后。约稿里希望我谈的几个方面,我都谈过,这次总得换一个角度来谈吧。我想用这样的角度:几个方面里只谈对我来说到目前为止是最主要的一点。删繁就简,删次就主,避轻就重。

这也促使我想了想自己46年来的语言学研究,尤其是34年来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情况。下面先说一些一般情况,然后分别说一个可能的新见、一个认识、一个可能的长处、一个方法、一个诀窍、一个建议。大致围绕“我和应用语言学研究”来谈,也不限于此。

一是一般情况。

我1963年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专门化毕业,分配到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编辑部,从事编辑和研究工作。1984年调到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担任过副所长、

《语言文字应用》杂志主编。1998年调到中国传媒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1975年底,我还在语言研究所,侯精一、我和张惠英承担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任务,编写电影科教片剧本《同志,请说普通话》。我们一路调查、座谈,还读了不少书,写了许多体会。那可以说是我研究应用语言学的开始。1980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推广普通话简论》。

2003年,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主编的《应用语言学概论》。出版那本书,是我在应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一个很大的心愿。后来,我个人著作或者参加编写过几本应用语言学方面的书,主要的有《路途和手段——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中国现代应用语言学史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主编)、《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应用语言学教程》(华语教学出版社,2008)、《应用语言学的历史及理论》(商务印书馆,2009)。那些都是饶头了。现在写的《应用语言学演讲集》更是饶头的饶头了。

二是一个可能的新见:语言内核外层互补说。

这个观点,集中在论文《关于语言内核外层互补说》(《长江学术》2004年总第6辑)里。

这个观点的主要内容是下面这些。

语言由比较稳定的内核和比较活跃的外层以及中介物构成,共同为交际服务。比较活跃的外层大致如新词新语、广告语言等,比较稳定的内核大致如语音系统、基本词汇、基本语法等。比较活跃的外层是比较稳定的内核的唯一来源。现在比较稳定的部分当初都是活跃过的。语言的发展变化首先表现在比较活跃的外层。语言比较活跃的外层转化到比较稳定的内核,并不完全是优胜劣汰的过程。比较活跃的外层和比较稳定的内核,总的说来是互补

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某些词语用的时间长短,一般说跟它们指的概念等存在的时间长短有关。某些词语一个时期用的人多,跟这些词语一个时期同影响比较大的群体共振有关系,这些词语占了位之后,更好一些的近义词语就比较难再占位。

语言的内核部分,往往是语言水平低一些的人要尽快掌握的。语言的外层部分,语言水平比较高的人常常使用。语言的内核部分比较好做标准,语言的外层部分的使用常常用指导性的方法。我们的语言工作、语言教学、语言研究根据不同的任务来确定重心,但是都要认识到语言的整体和各部分的关系。

处于语言内核外层之间的中介部分是很重要和很需要着力研究的庞大复杂的部分。其中有一种是还有一定的新颖度而又比较稳定了,它既可以说是基本词语,又可以说是新词语。词语要维持一定的新颖度,词语的保护也很重要。语言比较活跃的外层进入比较稳定的内核之后,有的还会再到外层来。语言内部的运动不是单向的。语言活跃的外层,用多了,新颍色彩逐渐潜藏,稳定色彩逐渐显现。有的语言不怎么用了,潜藏了,后来又用,又新颖了,不怎么用的某些情况我们叫轮休、充电。

三是一个认识:实践的脚扎得越深越好,理论的头抬得越高越好。

学术研究要关注社会实践。这是为社会实践和实践者服务,也是为学术发展服务。理论来自实践,来自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我们做学问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现实有问题,就有造成和维系那个现实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我们要解决那个现实问题,就一定要碰到那个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我们在解决那个问题方面有了一些进展,就一定改变了那个问题的一些思想和理论,我们也就有了在思想和理论上有了一些发展。理论和事实本来是结合的,是我们人的认识把它们分了家。我们要恢复理论和事实本来的关系,关键是

解决现实问题。我们出彩的地方，都是解决难题、大问题、麻烦的问题、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难题、大问题、麻烦的问题、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是研究的好题目，又都来自实际。

科学研究就要创新。新是逼近规律，逼近真理，逼近“是”。“是”只能在“实事”中“求”，只能“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务实。别人务实，向“是”靠拢了一步，我们更加务实，才能更加靠拢“是”。我们比别人更加靠拢“是”那一点点，我们叫“新”。更加务实才能创新。实事求是，要实践，要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那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我们去解决，原有的认识或者方法没有解决好，我们进一步解决就不会用原来的一套，在认识上或者在方法上或者同时在两个方面都比原来的要进了一步，这进了一步的地方就是理论、方法的创新。理论就是这么来的。不要以为理论是玄而又玄的东西，不要到没有理论、没有学问的地方去找理论、找学问，也不要被那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吓倒。创新是我们实事求是比别人好一些因此逼近了“是”的部分，实事求是就是深入实践、更加务实。理论、创新来源于此，不要到没有理论和不能创新的地方去找理论、求创新。

我现在对别人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成果提意见，主要也在这两个方面。

联系到上面说过的语言内核部分，我们搞研究的人当然要学好、用好。我最近连续几次对博士学位论文提出这方面的意见了。有的博士学位论文把“截至”写成“截止”，有的破折号和连接号混淆了。我说：我有个很好的博士生，我修改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写了这么一段话——你的论文有许多新见、创见，可是你也有一些语言的基本的用法不清楚。你快毕业了，要走上工作岗位了，今后怎么办啊？那位学生很有感触，几次提到那段话。现在我还要多次对别人提这方面的意见，我都不好意思再提了。还有，你提出

一个教学方案,你是搞这个教学的,你实践了吗?实践检验是很重要的。关于理论,我主要用语言事实来检验某些提法,主要是正面提出建议。

四是一个可能的长处:高效率。

高效率是大聪明的标志。

语言使人类聪明而高于动物,语言继续使人类聪明而高于比较原始的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是聪明学。语言同很多领域有关,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很像哲学。语言跟宇宙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分层次的、开放的、运动的,把语言搞清楚了,宇宙大的性质也就认识得差不多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者的第一要素是聪明,或者叫悟性,而且是大聪明,小聪明会抵制大聪明。

聪明是准确到位而且速度快,是极快地高质量地完成。什么“慢工出细活”“欲速则不达”,不在于慢还是快,而在于是不是符合规律。不符合规律,慢工也出不了细活,慢也不达。聪明是讲效率,合乎规律。高效率是运动速度快,速度是运动的层次,也是事物的层次。我们处于高层次了,才能跟高层次的事物共振,才能理解研究高层次的事物。

我们准确到位又速度快了,碰到需要这样的时候人家才找我们干,我们才可以得到很多实际锻炼的机会。磨磨蹭蹭说了不算的人,有的还不是要大牌,有的不是什么大名人。大名人一般倒都讲信用,很认真。说话算话的人,信誉指数高,他信,也自信。我们申请课题,要能拿下来,主要靠信誉指数。我们跟朋友交往,主要靠信誉指数。

效率高,是基本的素质。而且是在克服种种困难的情况下效率高,主要是精神活动方面的效率高。要把这个当作习惯。

我们常常是合作完成一项工作,有的有个程序,我们交出去了,下面的人才好接着做。有的有个集体的时间表,有一个没有完

成，整个工作就完不成。我们高效率地完成了，还是一种合作精神。语言交际的目的和基本原则就是合作。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者特别要讲合作。我们合作得好，别人愿意跟我们进一步合作，我们也就便于向很多人学习。没有一个大学问是自己一个人搞出来的。

效率高还包括有时空观念。同样的事，在不同的时空里效果和价值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我们有时候要赶一赶，甚至要能倚马可待。我们有时候事后说别人当初有很多欠缺，常常脱离了当时的时空来说，到自己一做就知道了，自己的条件更好了反而做得不如别人好。什么事情都没有十全十美的。自己做过了或者做过类似的事情了，提意见才比较中肯，也才有更多的发言权。从听意见的人来说，别人没有多少这方面的实践，但是有类似的实践，也可以提意见，我们作为参考。天下的事不同，理相同。

天助自助者。老天爷不会轻易地把真谛托付给吊儿郎当的或者溜溜达达的人。

做到勤奋是不很难的，勤奋的不一定聪明，大聪明的一定勤奋。聪明的人巧，他的勤奋有效高效。效率高这一点，比具有丰富的知识重要得多，是属于素质方面的，比勤奋的层次高，含有机智和巧的成分。

有人说会休息才会工作。工作没有做好，能安心休息了？能安心玩儿了？工作好了，才能安心休息和玩儿。工作起来，常常要废寝忘食。工作在兴头上，不能停下来，特别是灵感来的时候。还有，下面一道工序的人在等我们呢，我们不如赶快干完了交给别人，好踏踏实实休息和玩儿。我们效率高，工作提前做好了，可以安心多休息和多玩儿一会儿。干我们这一行的，没有什么休息日不休息日的。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别想按时工作按时休息。要

么就别干这一行。

效率高也有方法。要会统筹安排，要会分轻重缓急。要干！有时候考虑干这个好还是干那个好，有考虑的时间活儿早干完了。干活儿要会积累，就是有中介物，有很多半成品。还有，一件一件干，不如几件穿插着干。五件活儿，穿插着干，也就是占干两三件活儿的时间。因为事物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我们一个人干活儿，这点本事都没有，还怎么领导一个大的课题组？还怎么以身作则带领一批人成就一番事业？而哪一个学者是一个人能成就事业的？

大聪明不是灵机一动，而是要找到合适的途径，努力靠近本质。崎岖小路和连续的攀登是必需的。

效率高，是有责任感，有事业心，而且有合适的方法，当然就机智。

我有的学生效率很高，可是他的领导使劲用他。我说我以前也碰到这个情况。有一次说编一个词典，领导总负责，要我具体负责。我说要半年，领导说一个暑假就行了。我说那更好啊。分了工了。暑假一结束，我完成了，别人几乎没有动工，那位领导也一个字都没有写。后来那位领导也不吭声了，再后来他也调走了，升官了。说话十多年过去了，那本词典也没有出来。还有一次，我负责一个课题，我们课题组正在关键时候，大家都在紧张工作。这时候领导要我们赶紧交一个有关的教材。这次我有经验了，我估计那个教材又是无效劳动，就要课题组的其他人照常工作，我个人来完成那个教材。我们的课题成果早出版了，那个教材也交出去八年多了，连出版的影子都没有，估计出版不了了。我教过我学生的那个人办法。第一，高效率这个本事不能丢。你的活儿既然赖不掉，还不如早点干，要早点酝酿，酝酿是很费时间的。酝酿差不多了，就赶快赶出来，还要放一放，好补充和修改。第二，跟领导

说,你老是叫我干,不叫别人干,别人也会有意见。你一般的事情多叫别人做,紧急的事情交给我,我给你做好。第三,我效率高,也是付出劳动的,也要适当休息。你不要鞭打快牛。我是高速齿轮,你随便用,容易坏,一坏损失就大了,划不来。再不行,第四,我做好了,但不跟你说,过好几天,估计一般要用那么好几天的,我才说完成了,我也装成效率不高。所以,高效率是需要保护的,特别需要领导的保护。还有,做领导的如果效率不高,很难要求下属效率高。

高效率也是讲方法的。例如,引文和例句后面就应该跟着详细出处,不要等要用到某些引文和例句了再去查详细出处。还有,涉及一段历史的,最好自己编个那段历史的大事记。还有,根据很多电子版的半成品写一个大型的书稿,你可以在电子版上每一段编一个号码,把稿子都打印出来,一个编号剪成一条,把条整理成大类小类和先后次序。这样,草稿就有了。然后,照草稿上的号码在电脑上调整先后次序。这样看起来费点事,其实,总的是省事了。你试试看。

五是一个方法:滚雪球。

研究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滚雪球比打基础好。滚雪球是动态的,比较主动的,加速度的,越滚越大,上手快,后劲也足。长时间打基础,看不到成果,会比较沉闷。滚雪球是老在打基础,老有成果,以往的成果都是今后的基础。当然,起初总会有一定的时候是打基础而看不到成果的。例如编词典,可以一边编写一边收集材料,把大面上的编写出来了,主要力量集中加工,余下的词目进行小秋收。力量不平均使用。颗粒归仓只是口号而已。这样很快就有成果,能鼓励士气,也能及时知道哪些方面不足,还可以补充。研究问题也是越研究问题越多,认识越深刻。这也是积累,不是狗熊掰棒子。

滚雪球需要纵横交错,突破历时共时的严格限制。研究历史

也要纵横交错。

写文章一方面要注意段落区分清楚,同时要注意段落之间的交织和联系。研究,要注意语言的延伸段和交叉段。语言连续段或者交叉部位的情况,是研究的难点,也是值得发掘的富矿。

滚雪球,雪球的外部很活跃,内核比较稳定,但是内部也要经常调整和更新。我们说的滚雪球是打比方,雪球是个有生命的精灵,它有一个内核,在吸取中发展。

采用滚雪球的方法,主持课题的人需要及时拿出纲要来。写纲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经验和方法。纲要是思想的火花,是新见解,也是亮点和文眼。纲要里要有思想,有主要材料。纲要的每一点几乎都可以写成一篇论文。论文提纲要以新见解为纲来写。新见解是比别人逼近“是”“规律”“真理”的地方,我们一点一点深入,占领未知,连起来就占领了一大片。研究就是占领未知,不是重复。注意纲要,这也是提高效率的方法。

六是一个诀窍:研究语言,你多研究研究人。

语言是人的一部分,这是不少人的认识。例如,扬雄在《法言·问神》里说过:“故言,心声也。”曹志耘说过:“语言,也可以说是人的一部分。人文性是人类语言最重要的属性之一。语言的文化性质、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就是语言的人文性。”(于根元等《语言哲学对话》41页,语文出版社,1999)我也赞成这个认识。下面还有两个例子可以参考。

张炜在小说《古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里写到书的气。一位老人看书特别快,抱朴不解地问老人,于是有一段话:

“有人读字。有人读句。我读气。”

抱朴陷入了茫然。他想问老人什么是“气”?一本书里怎么会存有“气”?老人抿一口茶说:“写书人无非是将胸襟之气

注入文章，气随意行，有气则有神采。读书务必由慢到快，捕捉文气，顺气而下；气断，必然不是好文章。一页书猛一看无非一片墨色，字如黑蚁；待文气流畅起来，有的黑蚁生，有的黑蚁死。你两眼只看活处，舍弃死处，顺势直下，当能体会写书人运笔那一刻的真趣。不然就枉费精神，只取皮毛，读书一事全无快乐可言。”（367页）

这里写了读书，是读“写书人运笔那一刻的真趣”。也写了写书：“写书人无非是将胸襟之气注入文章，气随意行，有气则有神采。”

还有一本书里也写到这个意思，那是说两个人口头争论：

（萨拉和一位秘鲁大学的科学家）他们说着说着都有些上火，但我是似听非听。我所关注的是他们能量场的活力。当争论开始时，菲尔和我退后几步，萨拉和那位高个子各自站定，面对面，中间相隔约四英尺的距离。他们两个人的能量场似乎很快就厚实和骚动起来，好像是来自内部的震颤。随着交谈的深入，他们的能量场开始混杂起来。当某一方阐明他的观点时，他的能量场有相应的动作，似乎采取一种削弱对方的策略，去吸吮对方的能量。而对方作辩驳时，能量又朝他那边流动。从能量场的活力的角度来观察，争论中占上风，意味着掠夺对方的能量场，占为己有。（[美]詹姆斯·莱德菲尔德著，张建民、唐建清译《塞莱斯廷预言》66页，昆仑出版社，1996）

我认为语言的本质是人。

天地人当中，人是天和地的产物，是联系以及反映天和地的。语言是人交际的工具。语言还是人的一个部分。研究语言最根本

的是研究人以及跟社会、自然的关系。我们要从研究人的角度来研究语言。

很多关于语言的理论,实际上都是关于人的理论。语言交际理论,说的是人使用语言的交际。交际值是人交际到位的程度。语言规范工作,实际上不是使语言规范,而是使使用语言的人使用语言规范。语境主要讨论的是人的关系。同样一个意思跟不同的人说,往往色彩不同,主要原因是人的色彩不同。说话要有一定的新颖度或者叫陌生化,那是人的交际需要稳定的一面和新颖的一面。还有一些语言现象长期不用,用起来又新鲜了,我们说是轮休或者充电,实际上是人的遗忘造成距离美。语言不能纯,主要原因是人不会纯,包括人认识语言、掌握语言、使用语言不会纯。语言分层次,是人分层次。还有语言的交流,例如外来词,是人的交流。语言的弱势和优势,跟民族、国家的弱势、优势有关。语言的个性,语言的风格,都是人的个性、风格在语言方面的体现。人机对话的本质是人人对话,或者说是人跟仿人对话。语言的要素和结构是丰富和多样的,也可以从人的要素和结构的丰富、多样得到启示。给人改一些不好的用语,要同时帮助这个人改一些不好的地方才有效。

研究者还要正确认识自己。模仿不可能逾越。你认识和鲜明地展示了你的个性,你为整体发挥了你特殊的作用,在这方面你也是不可逾越的。

进一步解放语言也是进一步解放人类自身。

我们曾经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好不容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一度比较注重量的大发展。现在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要以人为本。还要争取认识和化解各种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有人跟自然的矛盾,同世界各国的矛盾和差异,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异。都要正确认识和化解。语言和语言,语言和人,都

要注意和谐。人要善待语言。

电脑 MSN 文字通话里,有的汉字夹了些活动的图。例如:“忙”,夹个复杂的动物;“见”,夹个闪动变化的手机;“了”,夹颗心和汉字“了”一起跳动;“好”,夹个动物在思考;“新”,夹两个孩子要提中间的桶,整个图像忽隐忽现;“我”,是 me,I 和“我”字闪动;“去”,夹一个动物跑,一颠一颠的;“取”,夹个动物背个大口袋在走;“来”,夹个活动的人。有的标点符号也这样,例如:问号,一个动物思考状,右上角是“?”。后来我看到这一类的里面,汉字不出现了,不知道是起初就有的另外一个版本呢,还是后来的变化。还有的起初就不用汉字,只有动漫,例如:一个憨厚、可爱的孩子笑得一颤一颤的,意思是逗乐了;还有笑得合不拢嘴的。最后这种,大概很难跟一两个一定的汉字对应。

或许汉字是灵体,或许是一个大的灵体流动到了那个时空出现那样的样子。那些是活泼的、活灵活现的精灵。叫人想起这个问题:或许汉字、外文,本来就是活的,是生命体。

七是一个建议:致年轻的同行们。

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筹办的“首届青年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1986 年 9 月 1 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开始举行。一百多位年轻人聚在一起。我在会上有个致辞《致年轻的同行们》。那时候我 46 岁。那个致辞好像还有些影响。2009 年 4 月 14 日一次聚会,郭熙和周洪波又谈起这个致辞,他们两个那时候是在会上的。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又看了一下这个致辞,觉得作为给年轻的同行们的建议似乎还是可以的。全文抄录在下面。

(一)

我们还算是中年语言学工作者,其实已经是半大不小的老人儿。我们自称“过渡性人物”。“人物”是自嘲,“过渡性”

说到了本质。

我们青春年少的时候露过头角，开了花，结了点果。接着，遇到了连续十年甚至十多年的干旱。后来居上、青出于蓝、后浪推前浪，这些规律到了我们身上出了毛病。我们现在又得到了灌溉，但是只能结点没有多少甜味儿的小果子，人们也只好凑合着吃。想吃好的，得等几年。

既然历史给了我们充当“过渡性人物”的光荣，我们就多向老一辈专家请教，多同差不多年纪的同行商讨，多向年轻些的同行提些建议，寄希望于未来。如何平稳地度过过渡期，我们多少摸索了一些经验。一批人以后或许会有失误，但无论如何，摸索的经验是有历史价值的，这几年的局面是空前的。

不少规律碰上“史无前例”，不怎么适用了。但是有一条可能还是适用的：庄稼在灾年之后是丰年，果树在小年之后是大年！过渡期之后是繁荣兴旺，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不过，有一些年轻同志可能有幸赶上过渡期的后期，那么，也请甘于当“过渡性人物”，当好“过渡性人物”。

(二)

今年春天，厦门大学一位同行陪我上大田。他这是第二十次上大田，大田人已经授予他大田公民的称号。看完吴山乡推广普通话的展览之后，他深情地对我说：“这是我参加写的一篇论文。”是啊，这是没有发表在学报上的论文，是发表在大田土地上的论文，是同大田人民一起长期经营的事业。

语言工作者的任务无非是发展语言学事业。教学、研究，研究里又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只是事业的一部分。经营一番事业，就需要脚踏实地，讲策略，讲实效，不迎合又不保守，有科学工作者的品格，有事业家的眼光。